

周太主编
布衣文丛

非常童年

FEICHANG TONGNIAN

小妖尤尤 著

小时候，大人告诉我们，童年是单纯快乐的；
长大后，我们告诉小孩们，童年是快乐单纯的；
于是，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童年就是这么干净纯洁的；
于是，那些属于童年的不安、无奈就是这样被掩盖。
其实，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只生活在纯粹空间的不纯粹的小动物。



周太主编
布衣文丛

非常童年

FEICHANG TONGNIAN

小妖尤尤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童年 / 小妖尤尤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4
(布衣文丛)

ISBN 978-7-5453-0195-3

I. 非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6150号

布衣文丛

非常童年

小妖尤尤 著

责任编辑: 李一安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26393330 邮政编码: 519001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*1092 1/16

印 张: 115 字数: 178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95-3

定 价: 200.00 (全 8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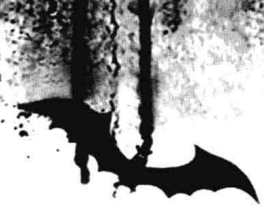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 子 鸡蛋	1
第一章 吸血拍档	11
第二章 恐怖幼儿园	42
第三章 丁厌的格林童话	79
第四章 小姨，你好	109
第五章 伍金花的巧克力豆	138
第六章 丁厌的小学一年级	170
第七章 死亡	201
第八章 丁厌	226
后记——狗尾巴花般的童年回忆	228



楔子 鸡蛋

1

一路颠簸，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做“十里镇”的小镇。这个小镇，距离县城有十里，距离城市，也有十里。这个小镇，就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驿站，孤零零地被公路和周围的农田拥抱着，或者说，孤零零地被公路和农田囚禁着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破旧的客车和满脸麻子的售票员把我甩在小镇的边缘，扬尘而去。透过灰尘，夕阳在小镇的尽头露出猩红的脸，似笑非笑，显得无比暧昧。

一只巨大的乌鸦呱呱叫着从初春的树枝上飞起，扑闪着翅膀，向小镇飞去，像猫头鹰一样大的乌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心里不禁忐忑起来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向小镇走去。

小镇的街道上没有路灯，居民的家里偶尔透出的昏黄，也被围墙挡在院子里，小镇的夜，尤其黑。未到农忙，天一擦黑，小镇的居民便把自己关在电视里，品尝别人的喜怒哀乐，只有偶尔飘来的菜香，才让我感到了略微的暖意，感到了我尚在人间。

“呱——呱——呱——”乌鸦的叫声，心惊肉跳。

抬头，那只乌鸦的眼睛血红，泛着浑浊的光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。

“嗨！外地人！”乌鸦说，我按了按怦怦跳的胸口，一路狂奔，身后传来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，仿若一个顽皮的女孩。

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，我跌跪在地上，回头。

会说话的乌鸦并没有追上来，不过我能感觉到它的目光。

“跑什么啊？外地人？我现在还不饿，又不会吃你！”乌鸦说。

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十里镇，是不是在“豪天诊所”所在的十里镇，或许我下车下早了，或者那个满脸麻子的售票员欺骗了我，把我扔到了一个诡异的空间，鬼的空间。

乌鸦旁边的树枝上，悬挂了一块黑糊糊的东西，细看之下，才发现是一个女孩双腿钩住树枝，倒挂在树上。

刚才那声音，正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。我站起来，略略松了口气，原来不是乌鸦。

“请问？你知道豪天诊所怎么走吗？”我问，乡间的孩子大多性格比较野，经常爬树也没什么奇怪，不过像蝙蝠一样倒挂在树上，倒显得十分诡异。

“哦？豪天诊所吗？”女孩依然倒挂着，“一直走，不要拐弯，我保证你会走到！”女孩说。

“哦！谢谢！”我说。

身后马上传来乌鸦的叫声和女孩开心的笑，我不由毛骨悚然，加快了脚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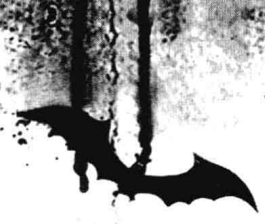
街道两边偶尔有临街建造的猪圈，散发出压抑的粪臭，猪听到脚步声，懒洋洋地哼哼几声，很像原始森林里某种怪兽的梦呓。

我顺着女孩所说的这条街，一直走，留意着两边像是诊所的建筑，不过一直走了半个多小时，都不曾见到。

不远处，一个临街小屋坐落在十字路口，终于看到光亮了，我快步走过去。

是个小卖部，只留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里面隐隐传来大人的叫骂和小孩的哭声。

我敲敲玻璃：“请问——”



“要买什么？”里面一个粗声粗气女人的声音。

“请问豪天诊所怎么走？”我小心地问。

“你走过了！向回走！”小窗口里冒出满脸横肉，说道：“往回走，走半个小时就到了！”

“可是，我刚从那里过来，一个小女孩说一直走就到了。”我疑惑地说。

满脸横肉的女人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是外地人吧？你说的那个小女孩是不是倒挂在树上？”

我诧异地点点头，不过心里稍微踏实了些，镇里的人知道那个孩子，可见我不是见鬼。

“那个小疯子！”胖女人吐了口唾沫，“那里就是豪天诊所！”

“哦！谢谢！”我转身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对胖女人说，“陈医生喜欢什么吗？我想买点给他。”

胖女人缩回脑袋，然后从小窗口里拿出一瓶二锅头，说道：“八块！”

2

那个女孩依然倒挂在树上，看到我回来，嘻嘻笑着：“啊呦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！”

“你不是说一直走就到了吗？”被欺骗的感觉令我很生气。

“是啊，地球是圆的嘛！孙笑笑说的！”女孩从轻盈地从树上跳下来，看起来也就5岁左右的样子，她上下打量着我，说道，“你有什么病？”

我一愣，想不到这孩子这一眼就看出我有病，我正考虑怎么回答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男人在院子里的吼声，“讨厌鬼，吃饭了！”

树上的乌鸦拍了拍翅膀，嘀咕了一声，飞到院子里，女孩面无表情地晃了晃肩膀：“好久没有外地人来找老家伙看病了，进来吧！”

我迟疑着跟着女孩走到院子里，看到院内的平房的墙上，用白色石灰刷着“豪天诊所”几个字，心里一阵落寞，想不到五年前的神医陈豪天，竟然落魄至此。

堂屋的正中，挂着一个年轻女人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下放着一个香坛，香坛里的三缕青烟缓缓升起，于是整个房间，都弥漫着檀香味。

方桌上放着一锅青菜，菜没有被盛到盘子里，而是直接盛在炒锅里，这是乡下人的习惯。

“老家伙，这个人来看病的！”小女孩对坐在餐桌旁的中年男人说。

那个中年男人，眼睛浑浊，似乎已经半醉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明天再来吧！”

“可是我……是外地人……”我说。

中年男人又看了看我，好像在确认我外地人的身份，接着，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二锅头上，眼神瞬间有了光彩，说道：“把酒放下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我无助地问。

“你也留下吧，这鬼地方没有饭店也没有宾馆。”中年男人说。

中年男人从我手里拿过二锅头，倒了满满一碗，一口气喝完，也不看我，也不招呼我坐下。

女孩吃了一口青菜，吐在地上，撇撇嘴，从旁边一个厨子里拿出一瓶暗红色黏稠的液体，涂在馒头上，大吃起来。

两个人似乎都把我当作透明人，我有些手足无措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一股闷气由心而生。

不到一刻钟，中年男人已经醉倒在方桌上，打起了呼噜，小女孩满意地打了个饱嗝，那瓶暗红色的液体剩下小半瓶，她端起来咕嘟咕嘟喝得个精光，嘴唇上一片血红，望了我一眼，嘻嘻笑了两声，打开刚才的厨子，说道：“就剩下四瓶了。”说完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浑身一颤，看到那个厨子里摆满了空瓶子，其中确实只有四瓶装满了红色液体。



“你不是血液病吧？”小女孩问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看你脸色红扑扑的，也不像血液病，只要不是血液病就好。”小女孩嘻嘻笑着。

血液病……

我看了看女孩嘴角的残渍和厨子里的瓶子，大叫一声，狂奔出门，院子里的乌鸦惊恐地大叫起来。

那一晚，我给了小卖部老板娘十块钱，借宿在她家里，一晚上都忐忑不安，梦里无数次出现那个小女孩猩红的嘴唇。梦里的自己，鲜血从动脉潺潺流出，被女孩装在这些个瓶子里。

我越来越后悔自己听信了一个老中医的胡言乱语，到这个鬼地方来找什么神医陈豪天。那个醉醺醺的男人，怎么看，也不像个神医，那个破败的院落，怎么看，也不像是个诊所。

或许，我命该如此，就此死去也罢。

神医陈豪天曾经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而今，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。不但破灭了，还破灭得如此诡异，如此恐怖。

3

就在我梦到自己被个小女孩和乌鸦追赶的时候，救星终于来了。

“大叔！你醒醒！”一双小手推醒了我，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站在我旁边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他说，“大叔，醒醒，天亮了，你该走了，我妈妈煮了鸡蛋，吃完你就走吧！”

糟糕！鸡蛋！我一下子晕了过去。

没错，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我不能听到“鸡蛋”二字，只要我一听别

人说鸡蛋，就会昏厥，一昏，就肯定是12小时。我隐约听到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叫喊着“千万别死在我家”！接着就彻底失去了知觉。

梦里，诡异的小女孩拿着一个粗粗的吸管，扎入我的动脉，津津有味地吸着，还不时咂咂嘴，好像很美味的样子，梦里的我，也越来越虚弱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干枯的河床，并且将永远干枯下去。

等我微微睁开眼睛，发现房间里很昏暗，又是晚上了。右手的手腕有些生疼，我抬起，发现手臂的血管上有个淡淡的针孔，床的另一侧传来吮吸声，循着声音望去，小女孩嘴里含着吸管，瓶子里的血一截一截地往下降，我觉得那个逐渐变空的瓶子，就是我的生命。我的生命，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吸空。

小女孩看到我醒了，对坐在一边的瘦弱男孩说：“孙笑笑，他醒了。”

那个被叫做孙笑笑的男孩说：“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胆小的大人，比我还害怕吃鸡蛋……”

鸡蛋！

我一下子又晕了过去。

孙笑笑说：“你看吧，我一说鸡蛋他就晕倒。”

小女孩笑着点点头：“这个人真有趣，居然这么怕鸡蛋！”

是啊，我居然如此地恐惧鸡蛋，经过多次的身体检查，医生都说我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这种昏厥症，一定是心理疾病，他们建议我看心理医生。

可是，我经过一年的心理治疗，病情仍不见好转，心理医生用尽各种办法找到令我昏厥的根源，但是都没有结果，最后，连心理医生都放弃了对我的治疗。

如此不分时间、不分地点、不分状况，只要听到鸡蛋就会晕倒的昏迷症，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，我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昏倒在马路中央，被汽车辗成肉饼。鸡蛋这个普通的词，成了我的噩梦。

在看过了各种医生，用尽了各种土方、秘方治疗依然没有效果以后，一个老中医建议我来找陈豪天。



据说陈豪天五年前在本城是个有名的神医，专门治疗疑难杂症，却不知为何，五年前退出医学界，定居在一个叫做十里镇的小镇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

这个陈豪天，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

浓烈的酒气钻入我的鼻孔，我微微侧过头，看到陈豪天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喝酒，每喝一口，就看我一眼，仿佛我就是他的下酒菜似的。

“你这个老家伙，总有一天我会用咒语杀死你！”小女孩的声音传入耳朵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只听陈豪天说：“讨厌鬼！小杂种！滚！”

“我就不滚！”我看到小女孩走到陈豪天的身边，大乌鸦落在她的肩膀上，这令她看起来像个小巫婆，她说，“我知道让这个人昏迷的咒语！”

“滚一边去！”陈豪天不耐烦地说。

“嘻嘻！”小女孩坏笑着，“让他昏迷的咒语就是——”

我惊叫着从床上坐起来：“不要啊——”。

“鸡——蛋——！”小女孩一字一句。

我绝望地又昏迷了过去。

这次，我是彻底栽在这个该死的小镇，栽在这个该死的小女孩手里了。

4

我相信，天已经再次黑了，因为我醒了，也就意味着又一个12小时过去了。我轻轻抬起肿痛的手腕，看到上面又多了两个针眼，三个小小的针眼，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。我旁边放着一个衣架，衣架上挂着半袋血浆，我不知道那里面的血，是从我身体里抽出来的，还是将要输送到我身体里的，我想应该是前者，因为我发现那个诡异的女孩就站在我床边嘻嘻笑着，乌鸦看到我睁开眼睛，在小女孩的肩头哼了两声。

“他怎么一昏迷就 12 个小时呢？真是好玩！”小女孩拍着手，看到我醒来，兴奋地打开柜子，笑道，“看！又满了！”她的表情好像在炫耀什么宝贝一样。

我看到柜子里摆满了血红色的瓶子，不觉一阵眩晕。

陈豪天扯着小女孩的耳朵，把她扔出门外，怒吼：“这次！你千万别说鸡蛋了！”

于是，我又晕了过去。

陈豪天懊恼地拍拍脑袋，恶狠狠地把酒瓶摔在地上，小女孩大笑着跑出去，乌鸦的翅膀声也渐渐远去。

我终于又一次醒了，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一个大大的鸡蛋，继而是陈豪天布满血丝的眼睛，这次，那个小女孩没在，我心里稍微放心了些。

“你怕这个是吗？”陈豪天问。

“是。”我虚弱地说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陈豪天问。

“鸡……”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“鸡下的蛋。”我说。

只要不是鸡蛋，就没有关系。

“那么，说鸡下的蛋就可以，说鸡蛋就不行是吗？”

晕倒。

我只好再次昏迷。

自此以后的几天里，我手臂上的针孔越来越多，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虚弱，我怀疑陈豪天并不是什么神医，而是一个变态杀人魔，因为他从未问过我病因，我每次醒来，他都只对我说一句话：“说鸡下的蛋就可以，说鸡蛋就不行是吗？”

这句话渐渐像一个锋利的刀刃，把“鸡蛋”连同诡异女孩尖利的笑声一起刻入我的大脑中。

在又一次醒来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即将死去。

我觉得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醒来了，我看了看陈豪天，说：“你这个杀人魔。”



杀人魔陈豪天没有生气，依旧笑眯眯地说：“说鸡下的蛋就可以……”

“说鸡蛋就不行！”我拼了最后的力气，怒气冲冲地对他吼道。

马上，我愕然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说“鸡蛋”两个字。

我颤抖着嘴唇，结结巴巴地重复着：“鸡……蛋……鸡蛋……”

我没有晕倒！我真的没有晕倒。

“或许，你自己说鸡蛋就不会晕倒，别人说鸡蛋你就会晕倒呢？”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床边，依旧吸着吸管，吸管里流动着红色的血。

“也许吧……”我茫然！

“笨蛋！”小女孩跳到我床上，“我刚才说鸡蛋了你却没有晕倒，我现在说鸡蛋了你也没有晕倒！鸡蛋鸡蛋鸡蛋！”

我确实没有晕倒。

我的病好了，陈豪天果然是神医，虽然他自己说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在重复一句话，但是我依然坚信是他治好了我，一定是他在我昏迷的时候，给我输入了神奇的药物，我手腕上的针眼就是证明。

我离开豪天诊所的时候，那个女孩依然倒挂在树上。

“喂！外地人，你叫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让你问我我叫什么？”小女孩嘻嘻笑着。

“好吧，你叫什么？”身体康复的我，心情格外轻松。

“我叫丁厌，是讨厌的厌。”

你果然很讨厌呢，我心里说：“好吧，我记住了，丁厌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最好记住我。”丁厌倒挂着，大乌鸦蹲在她旁边的树干上。“因为是我吸了你血液里面的鸡蛋哦！”不信你看看你胳膊上的针眼，“是丁厌救了你哦！”她嘻嘻笑着。

我看了看手腕上密密麻麻的针眼，并不相信她的话，但也懒得和一个奇

怪的小孩计较什么。

“好吧，我会记住你的，丁厌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一定要记住丁厌哦！”丁厌在我身后大叫着，那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，直到我登上了满脸麻子售票员的客车。

在客车上，我意外遇到了小卖部的老板娘。

“哦，是你啊，外地人，你是上次被丁厌那个小疯子骗了的外地人吧？”老板娘笑着。

丁厌……

我一下子昏厥了过去。

还好，“丁厌”并不是一个经常听到的词。



如果没有利牙，
我就不能保护你；
如果我有利牙，
我就无法深吻你。

第一章 吸血档案

I

“爷爷，我是因为一出生就被人讨厌，才叫丁厌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！”爷爷在阳光里抚摸着我的脑袋。

“那么，爷爷，我为什么一出生就被人讨厌呢？”我喝了满满一碗的生鸡血，问爷爷。

爷爷和蔼地擦了擦我嘴角的残血，说道：“因为丁厌一出生，就很优秀，别人看你优秀就很眼红，所以就讨厌你了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我一出生就很优秀呢？”

“你想啊，你是从死人的肚子里挖出来的，而别的小孩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，这还不够优秀？”

“嗯！丁厌就是优秀的小孩！”我终于开心地笑了，小黑也开心地在阳光下晒开了翅膀。

爷爷总是喜欢坐在铺满阳光的院子里，给我梳头。院子的周围都是山，爷爷说，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妖怪，所以他总是带着小黑到山里去打妖怪，每次打完妖怪，都能带回来新鲜的血给我喝。

我从未喝过奶，我是喝鸡血长大的。

爷爷说我阴气太重，要是不喝生血来补充阳气，迟早会出事的，至于出什么事儿，我并不知道，不过肯定是不好的事儿。

爷爷是个巫医，每次山里的人生了病，都会叫爷爷去驱鬼，爷爷每次驱完鬼后，都会到那个有妖怪的山上，去采一些草回来，然后熬了汤，给病人吃，病人吃了，就不再是病人了。

爷爷说，那些草，是仙草，山上的妖怪就是靠吃这些草来给自己治病的。对此，我深信不疑。

不过，后来爷爷自己生病的时候，却没有谁来给爷爷驱鬼，也没有人去给爷爷采仙草。爷爷就那么躺在床上，一天天瘦下去，一天天苍白下去。

我曾经一个人爬到那座有妖怪的山上，采了一些草回来，爷爷虚弱地看了看，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两行泪。

爷爷握着我采回来的仙草说：“这就是命吧……这就是命吧……丫头……爷爷不拖累你了……”

说完就吃了那株草，我本来说要熬成汤的，爷爷摆摆手，意思是不用了。

爷爷吃完仙草就死了。

爷爷死了，爷爷的儿子就来了。

爷爷的儿子拿着一个小箱子，箱子上刻着一个红色的十字。

爷爷的儿子看着死去的爷爷，又看了看爷爷手里吃剩下的草，把十字箱子摔在地上，红着眼睛问我：“谁给他吃的？”

“那是我采的仙草！”我怯怯地说。

爷爷的儿子眼睛里冒出了愤怒的火光，他揪起我的头发，把我从地面上拎起来，哭骂道：“你这个魔鬼！你这个扫把星！你这个害人精！”

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并不是因为头发被揪得生疼，而是因为他弄乱了爷爷最后一次为我梳的头发。

那时的我坚信，爷爷在吃了我采的仙草以后，一定能够成仙。他现在，一定在某朵云彩里微笑着望着我，爷爷临死前说过，“丫头，一定要高兴地活



下去。”

我不能让爷爷失望，因此，我笑了，带着泪痕。

爷爷的儿子看到我的笑容，更加怒不可遏，他一脚把我踢到一边，扑在爷爷的尸体上痛哭。

他不懂爷爷的心。

我懂。

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哭，为了爷爷的遗愿。

2

我把爷爷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藏在自己的内衣兜里，简单收拾了点东西，就跟着爷爷的儿子上路了。

爷爷的儿子虽然讨厌我，但是，他说他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。

爷爷的儿子走得很快，我背着小包袱，一路小跑跟着他，刚刚追上，他却暴躁地大吼：“离我远点儿！”于是我只好远远地跟在他后面。可是，我若离得太远了，他又会转身怒吼着催促我快一点儿，这让我左右为难。从我出生以来，除了爷爷，我很少跟别的人接触，爷爷说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——看来他老人家是对的。

爷爷的儿子讨厌我，我也讨厌他，但是我不得不跟着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是隐隐觉得，我以后，只能跟着这个暴躁的男人活着。

到了山口，爷爷的儿子突然停了下来，远远地望着棵树，那棵树上，落着一只巨大的乌鸦，有猫头鹰那么大。

爷爷的儿子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块，向乌鸦扔去，乌鸦张开翅膀，飞过爷爷儿子的头顶，落在我的肩膀上。

“这是小黑，爷爷一直养着它。”我说。小黑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呱呱地